



□ 12
3315
9



12
3315
9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昇泰訂



瞻彼維維美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維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
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
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
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
維水之上湖戎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韠
之跗注是也跗音夫

昭和八年二月三日
金子志郎氏贈

太全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菴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鞅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鞅鞅也孔氏曰是蔽膝之夜。○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鞅。○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六帖前二句獨韵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檀改作濟濟次章改作滔滔以叶下韵太誕妄矣。

麟按疏義太全亦止云決於良反無韵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首章決字韓本作瀾魯詩首章作濟次章作滿末章作瀾必附會也文定斥之是矣末章韓本決亦作瀾。○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

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則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鄰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盱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邛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

獨設維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二鄉二遂，當二軍。小國一鄉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鄉為正軍，遂為副卒之証。古義云：洛光廟諱，今文通作維。按光武都維，以大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及魏為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泥土得水而柔，復除佳加水。○山海經稱維舉之山，維水出焉，而禹貢云：道維自熊耳，蓋發源維舉，而經繇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維陽縣南，則周公所營維邑在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維

為中，謂之維。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維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之大濼，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韓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維陽也。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韉，容刀之韉，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傳：天子玉琫而珌，諸侯璆琫而珌，大夫鏐琫而珌，士璆琫而珌。

釋文：韉字或作韉，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韉，佩韉上飾珌。

字又作璆，佩力下飾。璉音遙，以蜃者謂之璉。璉徒黨反，字又作璉。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璉。璉音蚪，玉也。璉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璉。其美者謂之璉。本又作璉，亦音遼。說文云：玉也。璉力幽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璉力計反。說文云：蜃屬。

孔疏：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琕之飾。○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造刀，鞞是也。公劉云：鞞琫容力容者，容飾以琫有琕，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琕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死，琕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琕歷道尊卑，所以有成文，未知出何書。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詁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璉。說文云：璉，蜃甲所以飾

物也

麟按：顧伯欽文鞞之上，乃以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備，則無以為楛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為之章，鞞之下，乃以所處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蜃甲以為之固，頗核也。○古義云：琫之為言棒也。看棒持之也。劉熙云：室占之飾曰琫。天子玉琫，云云董氏云：以出于三朝禮也。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鞞韜有與之意，而致其祝以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麟按集傳邦叶卜土反。○于常云室字從韓字體出。邦字即同字讀出。

瞻彼維矣三章章六句

堂堂者華其葉漙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

與也堂堂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琅也漙盛貌觀見處安也。○以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維矣也言堂堂者華則其葉漙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安矣以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嚴緝曹氏曰召南云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說文以穠為衣厚貌

則所謂堂堂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

通解我選之子蓋見之于維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為相關

麟按華榮則葉盛且選則君悅興意太段如是也既義說頗謬

集傳寫叶想與反。○既義又云汪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

釋重言寫今十句也却是。○聚商云譽慶平說俱已然。○四章

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堂堂者華其葉漙矣我選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與也其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既義堂華之其黃亦有文章榮然之意故以為與。○文章者德

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

上。子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其黃盛也。本毛傳也。獲皆以芸黃為讀盛也。為句然

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

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為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艷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

興也。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空以右之則無所不有

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者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左之空右之有人

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既設

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空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

反空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已反似叶養里反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詩經

卷十七

手

詩經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晉語詞祐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晉，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鷄。割葦，以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以一種也。對割葦言，則竊脂者竊其內也。對竊丹言，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以實字為虛字耳。枯木全候占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上一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晉，萬邦之屏。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保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王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

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戰戰兢兢，那多也。不戰戰也，不兢兢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欲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急而然也，後放以疏義。有以扞衛之，則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有功如以不伐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大全臨川王氏曰：戰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安成劉氏曰：楚柳云：不尚文主云：不顯不時，木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清廟云：不顯不承，以

至松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故以義。

麟按：之屏之翰，蓋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屏，萬邦之翰也。與假樂之綱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

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餘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楨，餘也。然則言楨，餘者，皆以築牆為喻。翰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楨，餘築牆版也。兩頭曰楨，兩邊曰翰，則義又小辨。翰集傳叶胡鬼反。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觶，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教慢，則我無事，求福而福及來，求我。

疏義：柔和也。觶，觶酒，美如也。慈惠至矣，然必其不傲，而後萬福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寫戒教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親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掩之羅取之釋詁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賢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畢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字福又宜祿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

其壽也

麟按集傳宜亦叶牛何反○月令羅網畢賢為四種物賢射者用以自隱也

○鴛鴦在梁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也石經水為梁戰敵也張子曰禽鳥結縷一正一倒戰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茲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翼之戰自然而戰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采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推，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殿，則推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鄭箋：推，今莖字也。

疏義：此與下章起興與首章同。斬芻曰推。

大全釋文曰：推，莖芻也。秣，穀飼馬也。

通解：卷之九，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疏義說起興與首章同，則是言既馬芻推之，而粟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而祿艾之，亦是以前項與兩項也。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韻。

乘馬在殿，秣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恭己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推，叶徂為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巨，故頌禱之餘，致我救，此以自況。君惟

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敬既嘉，宜伊異人兄弟，匪他。其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頌，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

非它人也。莫，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莧

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

憂心無所薄也。○以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賴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毅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爾也。○轉處。又言葛藟施于木上。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我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嚴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以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去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疏義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詩柄以燕兄弟親

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此今詳章者六句曰。弁曰。酒曰。毅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

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必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必及於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此今從之。

麟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鳴起。在興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毅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俱妙。○沈無回曰。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集傳嘉居向。反與何亡叶。○

麟曰似注依附貼其纏綿貼羅不然以寓木為纏綿即難說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餼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為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戒

賦而興又以此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忉忉憂盛滿也感

善也

鄭箋期辭也

疏義語助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

時矣之時同

麟按集傳來陵之反與期時叶柄兵旺反減才浪反與上叶古

義期時來支韵上柄減漾韵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餼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必喪無日無幾相見爾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以此也鳥猶多也甥舅謂母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

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博謂之霰久

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若至則將冰之徵

也故卒言夜無日不辭夕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飲

篤親親之意也

嚴緝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

氏曰粒雪也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麟按稷雪音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浙歷而先集是也爾雅注疏雖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兄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敵更相為甥然今亦無以辨豈時勢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彼以般相喝為應以在首與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匪定兄弟具來在興外以章之兄弟甥舅在興內也集傳但當字正解維字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闕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闕設牽轂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

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遊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闕然設以車牽者蓋思被饜然之季女故乘以車往而迎之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官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麟按深義大全牽遊俱有二反牽介二反則依遊為叶章當三轉韻三截說逝石列反則依牽為叶牽遊渴括俱入韻六帖謂上四句一韻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不可逝叶莫捫朕舌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苦江淹賦泣紫盈其如繁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興也依依茂木貌鷦雉也微小於翟翹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

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獸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夔且譽。而悅慕之，無猷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

蘇傳：林平而無險，則雉集之。

疏：義鵲來集林，女來教也。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

○上章是往迎之時，以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碩女造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

講意：燕享舉美譽，一作譽樂。

麟按：教平聲，與鵲叶。射讀如姑，與譽叶。是興至四句止，而下二。

句另轉也。○古義：鵲教蕭韻，譽射遇韻。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穀美德，

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通解：式，飲合聲，而飲式，食同，率而食。

六帖：庶幾，冀之詞。○情窮深者，略其物之輕，思有餘者，忘其

德之薄。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解我覯爾，我心寫兮。

與也。陟，登柞，櫟滑，盛鮮少，觀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矣

嚴緝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流義鮮我適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

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見新婚之興也見柝葉之滑然已可

喜况得見此令德之新婚邪喜可知矣此章又申燕喜燕譽之

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解遠亦本德上說

麟按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與三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

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新音義與周叶寫想羽

反與滑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

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

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御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烏日有莘莘斃而後已

疏義四牡騤騤是往迎之初觀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

始終

六帖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空一直說下始終意

總見可也適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

歌舞之樂

麟按此章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

服言四牡駢駢却良言六轡如琴瑟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與
兩項通有多曉仰五剛反行戶郎反兩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
剛者字彙音印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闕闕仰仰又青帝靈威
仰俱同

車牽五章章六句

管管青蠅止于樊葦弟君子無信謔言

此也管管往來飛散亂入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
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謔言故以青蠅飛散比之而戒王
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
以為藩也○棘亦然也○以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大舍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散之衆
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管管既主飛散則雖變百鬼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
意正以認清一終為直耳往來或言塵去復來却無礙止樊鄭
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此為訟者下之說人
在青蠅外此之說人在青蠅內有始應與無始應之別也且此
章上二句主謔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管管青蠅止于棘○說人因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說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以此
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管管青蠅正興說人因極止于棘

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營營青蠅止于榛詭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疎義所引反未明以大全勝疎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借鐘
鼓既設舉醴逶迤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
豆實也核籩寔也旅陳也和音調美也孔甚也借齊一也設宿
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
射位是也舉醴舉所奠之醴也逶迤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
也天子能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席豹士布侯
畫以麻衣天子侯身一文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
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以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
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美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
中者飲豐上未解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詩以章言因

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至於設鍾鼓。舉醕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求齋汝也。

鄭箋豆實菹醢也。菹實有柶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既公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求齋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釋文拾發之拾其劫反更也。

孔疏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邊豆有筵。穀核維旅。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所盛。先穀後核。不依邊豆次者。便其文耳。天官醢人掌四豆之

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蓮人云饋食之。蓮其實。棗栗桃乾。注云。棗乾梅也。內則有柶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柶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柶梅。故稱爲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柶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稱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以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勿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進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士命弟子贊正遷

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
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
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
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
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懸階間無懸故不改也○卿射記云天
子懸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常豹士布侯畫以
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
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常豹鹿豕皆止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
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常豹不忌上下
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
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丈侯道五十弓弓十
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
一以白地畫熊於左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
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
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竄高大故云名大侯
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者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
侯以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策之
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跪束遂繫左
下綱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奉之言以
發矣能中是呈姜已能故以獻為姜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

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荷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文。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六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木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實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

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鵠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彀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以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的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壽也。酒

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
 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
 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舉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
 張引不勝者皆嚴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
 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奠
 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
 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
 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寬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放然後張
 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殊義解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將射之時禮節
 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

輯錄按疏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以章之肯但
 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某射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宜先
 一宿各縣鐘磬鼓鐃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燕則有樂正命
 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未納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
 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
 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以章乃言入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
 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懸理之耳○凡侯有中有一身
 有上下舌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所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
 闊二丈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寬中一幅即所
 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

下又各千幅以為舌。○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
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
以西為左掩向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
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
舌之四角而繫之。○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酌之後司射
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以言大侯
既抗於設鍾鼓擊鼙爵之後也。

通解以言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
可悔矣。蓋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益何繇致醉畢竟是善者也。
故悔者以此為言不重始治意。○舉酬舉所奠之酬爵者儀禮
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

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注
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

講意孔偕未射之飲舉酬將射之飲飲爵方射之飲。

六占以章初進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進又是對

本章既醉止說。

古義既同朱子云其偶也與軍攻既同義異彼以次衆齊集

言以以藝能相近言。

麟按聚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故以而集傳無注古

義舉以屬朱子以偶誤也。偕叶舉里反似與楚旅音四句為一

韻聚義大全於楚旅音俱不另叶可見古義斷以楚旅為語韻

音偕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設書覓反與逸叶抗居即反

詩經卷之六 小雅 既醉

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爵叶凡七轉韻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燕禘發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簫舞文舞也燕進所樂裂紫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
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燕福湛樂也
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對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後酌為加爵也
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坻康主此亦謂
坻上之爵也時時祭也燕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
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擬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
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
酢而卒爵也特性注云休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
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性休食一人少牢佐食一人未知
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裂紫也孔氏曰有功與之祖
疏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百禮事神
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
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解獻尸尸飲畢醉
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一人洗解酌獻
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欤○須溪劉氏曰八又者更迭
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太禮
斯有太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簫舞笙鼓有備樂
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
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通解以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
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
注中始字不重○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散音節奏一
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各百禮手仇入又皆見獻尸酒以安體

只解字義不須帶者

六帖主人獻尸子孫獻尸賓客獻尸谷段內俱有尸酢之爵
麟按以重舊辭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載然
湛本叶林其韻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
句帶足錫爾純嘏向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至
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爵而文裕據承之說尤為未通故急
芟之○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侵韻是也古義禮龍五
反集傳湛持林反與林能叶古義侵韻是也集傳又一叶无又
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韻是也六帖同○禮書曰明堂位曰獻
用玉琖加用爵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觶又獻主人主婦
加繫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怱怱，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怱怱，嫌慢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皆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孔疏：舍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獨它處。脈義：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觀風人稱之曰：善威儀兮，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麟按：此章首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分。

邇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僊為韻，下六句以抑怱秩為韻也。古義與愚見合。六帖稍異，不裕欲以末二句摠承，而段者尤參差。

非是。○總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而段說。○賓既醉止，載號載嘯，亂我蕙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酬。

則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踴呼嘯，謹也。僊僊，傾側之狀。郵與允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僊，僊，不止也。出去，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

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麟按：搃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平說。○此章首二句亦無韻。

韻集傳郵于其反與微叶古義云支韻俄與佳叶歌韻福筆力
 反與出德叶職韻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韻
 ○凡以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戒不醉反取
 式勿從謂無俾大急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章殺三
 爵不識知敢多又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章叛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
 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
 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
 使勿至於大急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
 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章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毛傳殺羊不童也

鄭箋殺羊之世此牲有角

厥義以章專陳教戒之辭

輯錄平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猶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二爵而油油以退

大全東萊呂氏曰淳于斁云賜酒大主之前執法在衛御史在
 後以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
 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舉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
 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入

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證人哉

六帖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蘇醉之言俾出章幾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此而言不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橫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也詳諷此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它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今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自以等皆非實語全要橫寫意况若認作實境便失太直形容又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麟按集傳否補笑反急養里反而語殺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

韻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謂史耻急然韻語殺磨韻語讀如午也六帖則謂史耻一韻謂急一韻語殺一韻又稍異多文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實韻○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博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太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恭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

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蹕載嘒，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毀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入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也。

卷十七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昇參訂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鎬飲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至何在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孔疏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大首。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疏義以此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通解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詩經說約

古義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

○魚在在藻有華其尾王在在鑄飲酒樂豈

興也華長也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藜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鑄鑄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彼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既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興鑄京那居自

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

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

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菜菽筐筥之管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

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

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

公衮冕九章已見九變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

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

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以天子所以答魚藻

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疏義。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鷩冕。毳冕者。毳。屬也。服屬衣而戴冕也。孤卿者。公之孤。木國之卿。絺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絺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慶物處人。各有其道為興。

輯錄春官。巾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衮。是龍之狀。衮冕。繅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大全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繅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繅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異類之鉤。以金為之。樊。馬木帶也。繅。馬鞅。樊。繅皆以五采。繅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鞅而已。其樊。繅飾。七成。樊音盤。屬音計。永嘉陳氏曰。雖無字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來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賜予。疏義云。此于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

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紿而未章始云亦是戾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路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名路於路切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車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是也筐之筐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宗其說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永

嘉說最當諸家皆因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警龜等非也衮衣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以二字專指蔽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亦取與官馬為韻高堪集傳馬叶滿黼反○九章初一曰龍而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全套衣服也然不曰蔽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禮書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車路輓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輓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聞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士公若魯衛

言然言然
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感沸。盤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泮泮。響聲。響聲。載駟。載駟。君子來朝。

興也。感沸。泉出貌。盤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泮。動貌。響聲。聲也。屆。至也。○感沸。盤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響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呂記。王氏曰。響聲。言其轂之細。轂之細。則無馳驅故也。豕義。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

太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坤雅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

講意。此章追敘始至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載興亦止。

以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響鳴。是一車事。載駟。分言四馬之中。

兩為駟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為乘也。

麟按。集傳。旂。巨斤。反。與芹叶。屆。居氣。反。與泮。響叶。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紿。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股。本曰股。邪幅。幅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申。邪在股。

下也。交。交際也。紿。紿也。言諸侯服此芾。備見于天子。恭敬齊。

邀。不敢紿。紿。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幅。所以自備。束也。申。重也。

鄭箋帶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帶其他服謂之鞶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頌五寸有韋帶博二寸孔疏以赤帶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帶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為內則亦單云幅則此服名幅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勝緘也名行勝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幅其脰服赤帶在于股矣又著邪幅在于股下自足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

嚴緝幅今音通舊音福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通帶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脰利拜跪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養命之也申之申重之也泛說若專就錫字說則

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

下義鄭云冕服謂之帶其他服謂之鞶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鞶鞶猶大夫以上有帶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鞶鞶皮弁素鞶玄端爵鞶據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鞶鞶配之則服冕者以帶配之故知冕服謂之帶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鞶是它服謂之鞶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帶也鞶鞶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謂之帶也鞶鞶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愚按帶鞶通稱說文解鞶為鞶鞶鞶為鞶隨便言之必以祭服名帶則采芻車收何以云朱帶赤帶乎股鞶文云鞶也邪通作表不正之謂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庶云言以乘脚可以馳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福即以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

幅之遺制

麟按鞞解妙。玄子先生固破于古之感。不然以當觀時亦不
得有赤帶矣。邪幅常解如是。獨聚兩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
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歛飭似與赤帶同。施于外者。恐為無據之
論。集傳下後五反與股子叶命彌并。及與申叶。又按杜書諸
侯。鞞在國則朱朝玉。則赤其體前後方。其繪次山。須有純純
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解幹也。
跗足背也。莊子沒足馮跗。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與也。柞見車奉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左右諸侯之

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

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以也。

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率與云。平章百

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曹氏曰。柞。堅忍之木。其葉附着甚固。

疏義以柞葉之盛。興君子受福之盛。

太金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孔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通解平平辨治者辨。而不維治。而不亂。乃整齊意。其威儀如

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

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土反通章一叶古義東韻凡詩多四句為截則當以二句興二句以從注以二句興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甚整而樂只句俱不容分拆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興三句則枝葉化附當始殿邦以二句興四句則枝葉化附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子葉之盛不能騎墻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為平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喜之之詞有滿口說不盡處

○汎汎揚舟汎汎揚舟緇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矣矣

與也緇維也緇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纏其舟而繫之也葵機也

揆猶度也膺厚戾至也○汎汎揚舟則必以緇維之樂只君

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膺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孔疏孫炎云緇大索也李延云所以維持舟者

疏義舟之不定者必纏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

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深也未二句見無一毫勉

強不得已之意

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此天子所予更從優游者忠愛之

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

常安能以無歎哉

麟按以章亦昭注與至六句止後下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庚
即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動

采菽五章章八句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翻反，貌弓之為物張之
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
胥，相也。以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
駢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疏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以以衛背之義相反為興。

麟錄陳太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昏姻，類并曰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
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
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
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麟按集傳反叶今遭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哲。禮書注云九
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
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有殺而親畢
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
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

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藻書張耳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
 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此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
 也柘為上櫨次之壓葉採木本荆又次之竹為下弓云畏為曲
 隈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爾反與然叶古義先韻教與做叶古義效韻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
 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
 讒已之人而言也

○此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注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言相怨一方受罰不讓至于已斯已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

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殺則豈有相怨者

哉况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已而已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已斯已字亦佳交傾互執同歸于盡也今

人兄弟爭財產而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者

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而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

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

至相然類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飽如酌孔也

比也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

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

也又如食之已多而空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憊共駒必強

疏義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度爵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麟按集傳後叶下故反取叶音與魯詩世學後叶音與孔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摩韻與豐合較捷

○母教孫升木如蓬蓬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比也孫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蓬泥附著微美猷道
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息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
孫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荀王有美道則小
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

毛傳孫孫屬

鄭箋與禁辭

孔疏陸璣疏云孫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耄為獼長辭者為
後援之白腰者為獼胡獼胡後駁捷於獼猴然則孫孫其類大
同故樂記注云後獼猴也是其類故也
嚴緝今日椰子厚憎在孫文云後之為德靜以常平孫之德與
以嵩孫即王孫也杜詩見胡孫是也

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大全長樂劉氏曰小人樂于不善今王又疎薄骨肉以倡之是
 教猥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如塗
 塗附其塗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
 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
 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
 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
 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
 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
 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邁反古義遇韻○馮嗣宗曰按猥字說之作

變今文作猥或作猥又作猥猥屬陸曉猥猥也嚴粲云即王
 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猥與獼猴不共山當與狝于厚說猥王孫
 居異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兩頰爾雅曰猥猥亦有此說而師
 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猥猥為異物故埤雅以猥為猥而別見猥
 今吳俗指猥為猥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猥與王孫之
 名未知異同
 ○雨雪濼濼見覲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此也濼濼盛貌覲日氣也張子曰讒言思明者當自止而王甘
 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
 麟按居居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也即屢濼書皆通用不
 一之辭故以屢濼為長慢

雨雪浮浮見視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惠
此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東髦也書作
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
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與髦音義同也

流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尚息鳥上帝甚蹈無自暵歎俾予清之後予極鳥
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
也暵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

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
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及為齊辱
也或曰典也下章亦與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世周
怒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甲齊後至則斷威主
怒曰吐彘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死則此之誠不
忍其求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此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
此願死於王者耳若以為典則不尚息鳥無自暵鳥而句意

詩經卷之八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于極焉後于邁焉所謂甚顯也俾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有苑者柳不高也鳥上帝甚顯無自察焉俾于靖之後于邁焉此也揚心察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察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露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于靖之居以凶矜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于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豨義鳥飛有所正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今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則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个十子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賦也都平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錫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感人物儀容之美而作

詩經詩經
卷之六
此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
裘豹裘玄緇衣以揚之狐裘黃衣以揚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
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日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
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
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再以為士大夫則下童
牽笠緇褐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
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婦其婦維
工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
子

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或則
東遷之後詩也曰厲主派死於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
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
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東士見其僚屬皆惟喜
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深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
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夕暮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出妙品

麟按集傳望叶音亡古義陽韻

詩經詩經
卷之六
此詩以歎惜之也

言經言然 卷十八 三

○彼都人士臺笠緇櫛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也緇櫛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摺其髮也君子女
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
言其髮之美耳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綱密也

孔疏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
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裳鳥
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馬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
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櫛是操持其髮而已是且節
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救之可也注云此重

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
諸侯下達冠而救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救之今都人以為常
服者士以上冠而救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
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
亦得為緇帛何知非緇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
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
度不得言櫛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頰注云緇布冠無算者著
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綴亦由固頰為
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頰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
櫛以此益明非玄冠
嚴緝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

詩經疏 卷十八 小雅 賦 嚴緝密

故曰容直如髮

疏義綱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地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簪笠。笠備暑雨有髮曰簪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季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結。尹氏姊妹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姊妹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屆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姊妹攸言汾主之甥是結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媾耦其子孫必蕃。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媾耦明為舊姓。以次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至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姊妹也。

說通二章曰臺笠緇撮綱直如髮有村粧下里意。三章曰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媾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媾姓黃帝裔伯鯀封於南燕賜

姓曰結。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郅。潛夫論云。郅與結同。而字異。又
 施寬云。言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
 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言恪是也。二說皆存之。苑毛云。
 積也。按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新蒸所蘊積。故有
 積義。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

麟按集傳。結叶繳質。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不見子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傷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
 也。蠶。蟄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
 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息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蠹。捷。其言反音。虔。漢書音。我

云舉也。

大全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

六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
 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
 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
 容榆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
 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興尋之。亦可以盡文
 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
 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馬按禮。

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一紳居二分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尺分為二分紳居二分為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
注中罷笨伯可笑者也集傳厲叶落蓋反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煥我不見兮云何
賦也煥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煥耳言其自然間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古義說文云盱張目也
麟按盱集傳音吁大全喜俱反古義魚韻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舅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者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

大全爾雅注菜菁也今呼陽脚菜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處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

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太全濮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緇。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得耶

我則為之，韞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緇。望之切也。

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弘反。古義蒸韻。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之。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韻。

采芣四章章四句

六帖以詩與卷身載此用體。俱是杜言，一無事實。古人會

情寄况大都如此。

芣芣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芣芣，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從南行而行者，作此詩。芣芣，黍苗則唯陰

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此因所見而取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講意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於高云南

邦南土，可見勞之泛說。

古義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殺古義蹄韵然六帖以苗膏勞為勸則當平殺○魯詩世學云魯伯者穆公之本爵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執車也牛所以駕車也集成也管射之役既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孔疏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二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

大全周禮御師注曰輦車人執首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榘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二十五人為輦

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韵○詩記丘氏曰蓋不守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慶卒似皆可瞿思湖主慶卒言功成即歸非久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行旅從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蓋皆自周調發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管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管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中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中伯國
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
謝相近

麟按駉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
成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翼翼然威武者
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管字今本在康韻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上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宜主之心則安也
駉義當時宣王以徽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大全疊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
則泉流清矣

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因
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親報功
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黍苗五章章四句

以宣王時詩與大雅於高相表裏

古義鄭忠胤云於高何以繫之大雅黍苗何以繫之小雅
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于等蓋黍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
代為行役士庶言若於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以大
小雅所繇別與愚按於高意重申伯以意重召公命上日各

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空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

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太緊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

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故以

孔疏桑非能冰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生在停水之地

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空桑

豨義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因注無明文其解不一朕作喜其德音之相契

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

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以幽集傳叶於友反十言

義看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之得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想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以
 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韻藏與忘叶陽韵心乎愛
 遲不謂中心藏何日忘各二句依韵乎說徐文定謂文氣下串
 遲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雋永至以
 四句而極然如愚說以平首看即愈佳斜纏反無味也注言我
 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
 一畫斷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
 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
 心頭口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懊儂讀曲極力摹擬無妙
 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片幽王也俾使也我中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之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

孔疏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釋草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以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桑

鞠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宜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六帖以詩比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以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玉猶

此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

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

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

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

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

為昏亦是露之雲也

疏義恩澤空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達俾我獨芳若夫

婦離合之小小者此宋世危亡既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兩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

本非二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乎霄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

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霧合清且

為昏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

世學云白雲霧雲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昏雲也

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通行本水土或作水

上非是集傳等叶莫侯反古義尤勸

○彪池北派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此也彪派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

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龍澤

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流浸潤稻田使之生植

孔疏池下由黃水之處池水當停而流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

灌訖入豐俱北流也言其壯流是目所睹

豈義恩澤空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此而晴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古義真勸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熤無釜之竈可燎

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猶石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疏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也舍人

曰熤也然則熤者無釜之竈其上熤火謂之烘木為以竈

上亦熤火煨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熤音恚

疏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此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鼗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比也。懔懔，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鼗聞于外矣。念子

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鼓鍾于宮，則鼗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六帖五章，反此而明言之。

麟按：上一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喻宮庭之事。

不可檢也。大全程子云：以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懔懔

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講意云：鼓鍾鼗聞有威

則應以理之必然者玩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鼗及于

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緝通解魯詩世學方山詩說羽

明詩通乃同。大全講意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

載亦必見於外，不可檢也。則又一說。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鷺，禿鷺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

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

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舜之養鵲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皆非其所處。

嚴得山陰陸氏曰：鷺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闘。

跡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此而暗言之。

鷺鷥在梁，載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載，其左翼。言不矣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鷺鷥之不

如矣。

既義室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赖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

外以禽鳥匹偶茲棲之常也。○臺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

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以意合

通解鴛鴦之比與前與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則意亦不異。

六帖七章反此而明言之。○張叔翹曰以詩道夫婦之變而終

篇皆致愈之辭至此始貴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

而不怨矣。

○有扁斯石獲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此也扁卑貌俾使疢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獲之者亦卑

矣如妻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疢也。

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想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

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其貧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

此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此而暗言之。

麟按集傳底叶喬移反古義支韻。

白華八章章四句。

解變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饒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繇蠻鳥獸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繇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渴則予之飲。餓則予之食。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停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停車故也。後車停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載車。

講意。丘阿立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奮身之路。以此字非得所止之止。乃倦飛不得已而止也。

麟按。如幾跡說。後車字方有故。命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

義阿何歌。韻誨載象韻。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越。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隅角憚畏也。越疾行也。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越。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賀則夕極于魯國。

繇蠻三章章八句

疏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幡幡采芣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當之。

賦也。幡幡采芣貌。○以亦燕飲之詩。言幡幡采芣之亨之。至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敬業新生。可以為類。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敬業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節。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酌。

○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報業以為類。不必嘉蔬。一兔以為報。不必果膳。先王之無賓客。真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酌亦叶先酌。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酌亦叶先酌。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酌亦叶先酌。

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炮。加火。曰燔。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火。燔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麟按集傳。燔。燔也。燔。燔也。燔。燔也。

麟按集傳。燔。燔也。燔。燔也。燔。燔也。

○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燔。燔也。燔。燔也。燔。燔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是道實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

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醕賓。又酌而先自飲。以薄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醕。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酌。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酌。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酌。

報葉四章章四句

豕義嘗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章皆物薄而意厚。

太全定字。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以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鱉是也。有謙言其薄者。以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容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絕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為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易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沒入不服謀也。

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竟義。故毛又以竟為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義質韻。

有豕白糝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侍泥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賦也。猨蹄猨豕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承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與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以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太全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朱子曰畢是瀝魚豕又網瀝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狀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廣陵歐陽氏曰屢陰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滴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括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不暇及它事甚言勞苦之極也。亦異乎采薇出

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整晴復見雨驗也。華谷說不易月離于畢二句麟往嘗為一文其首篇起云月者木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畢然常避畢不入以月之正也畢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為距以星之正也。次篇起云夫畢躔稱雨師狀亦象畢畢既取魚餘水淋漓頗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畢性專好雨苟為天潢又為咸池天潢河梁咸池魚貫皆空于雨故必致雨也。狀月行九道未必四時常與畢值值寫而太陰之精遂助之勢矣。即月生中道其下七尺始與畢會會為而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俱薄有根據。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疏義一章則起兵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特戈執戟之勢有沾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廣而憂患專也

苦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也苦陵苦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曰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苦附物而生雖榮不以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苦者黃之盛也

麟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西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者以與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也

○苦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此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以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饑可以飽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罍苟也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一星心也

孔疏釋畜云羊牝羊牝

麟按集傳飽補苟反古義有韻○牝羊之者本小今大魚鼠多今無彫敝之概也傷哉

苦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毛傳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麟披疏義雖戶以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知下章可見集傳行叶力即反○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

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但只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緒亦不行不將為重儻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以一處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披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望也只知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民如犬馬嚴氏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音鯨孔云矜與鯨古今字是也然木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興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哉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曠野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

夕不得閒暇也

○有兕者狝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兕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

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車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疏義茫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空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

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蕪人

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若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古矣周室至是

無可為矣以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入之力二章盡入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楚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

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鄉

自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為使平王能光澤舊都與宣相

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委靡不振其自埋沒良

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